**深层文本中颓废意识的探究**

**——再读《三寸金莲》**

**戴玉**

**摘要**：女子裹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对于女性而言无疑不是一种摧残与虐待，可是如此残忍又不能被后人理解的行为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得到追捧与继承呢？在《三寸金莲》中男人把女人看成他们的附庸品或私人物品。这种畸变的行为背后深藏着一种鲜为人见的颓废意识。

**关键词**：《三寸金莲》；畸变；颓废；审美；

在中国漫漫历史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性畸形现象:一种是女子卖淫,二是太监的阉割,三是女子缠足。女子裹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从男人的角度讲，在制度上以摧残女性的身体来获得性的快感或满足自己权利的欲望。而从女性的角度讲，因为有了男性的欲望需求，缠足就是以炫耀和展现自身魅力为目的，审美是在男性的“注视”下完成，女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是否能满足男人的欲求而抓住他们的心。

1. 腐朽畸变的性符号

在《三寸金莲》中对于裹脚的核心原因表现出的就是：小脚是一种性符号，并且是一种畸变的性符号，这种畸变让文本中的人迷失在颓废之中。

（一）生命在追求腐朽和畸变中颓然陨灭：

这种畸变的性符号吸引了一代代女人主动自愿裹脚，《三寸金莲》中奶奶、潘妈是畸变的代表。我们可以从畸变的代表因畸变而亡，畸变颓废精神代表因畸变而终中看到一种颓废的绝望。

《三寸金莲》中对畸变的描写是层层递进的深入的，打开一道门又有一道门，通过这畸变的一扇扇门最终走向了畸变的最深渊。这第一道门就是“奶奶”，这是畸变的初步意识代表，此时的畸变只代表着嫁好人家过好日子的层面上。小说中体现的很明显，奶奶给香莲裹脚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大脚姑的命运，以大脚姑之口道出了裹脚原因“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1]无论香莲怎么哭闹，如何挣扎，奶奶还是狠下心来裹好她的小脚，女人裹好了小脚等于拥有了荣华富贵，这样的目的终于在奶奶的盼望中成真了，戈香莲嫁入了佟家。奶奶是这种畸变心里的代表，可是这样的代表，最后也死在了这种畸变之下，在香莲赛脚失败失宠的遭遇传到奶奶耳中，她的畸变观念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最终抱着悔恨作古了，然而奶奶至死对于裹脚的看法也是糊里糊涂的。

第二道门是潘妈，佟家鬼魅般的存在。潘妈自身就是畸变符号---小脚的典型代表，潘妈也有一双“包得像一双小黑粽子”一样的小脚，虽说是一双小脚，但潘妈行动之快连未裹过脚的女人也未必赶得上，文中描写到“再扭过头来潘妈早不见了，好赛一阵风吹走”“潘妈一闪没了”“老婆子一晃就不见了”。而潘妈对于佟家的女人小脚的掌控就如同掌握着这些女人的命运，她成全了戈香莲在佟家的地位，就是通过畸变腐朽的手段。文中有一段对于潘妈裹香莲小脚的描写，读起来可谓啧啧称奇，其手法娴熟远超过奶奶，可知经过潘妈手的小脚有多少双，其对于裹脚的技巧研究的有多透彻。潘妈熟练的裹好了戈香莲的小脚，也裹住了戈香莲的命运。但就是这腐朽畸变传统的践行者最后也是死于这腐朽畸变。当掩盖在不伦的地下“情人”佟忍安命绝的时候，她也自己寻了短。陪着潘妈烧掉的还有几百双的绣花小鞋，这是潘妈的下场，是践行腐朽神奇最后也死于此的虚幻。她因一双小脚得到了不伦的爱，最后与爱她小脚的人，与满地的小鞋一起死亡，她燃烧时满屋令人作呕的气味就如同她颓废腐朽意识的味道一样，恶臭无比。

（二）精神在性魅力与性诱惑下走向颓废：

性魅力本该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论述，但在《三寸金莲》中此处是从女性这一方面进行展开论述的，同样，性诱惑应该是从女性这一主体来论述，我是从男性的被动地位来寻找这种性诱惑的。这样的反转不仅是单纯的角度变化问题，而是影响了在性魅力与性诱惑二者中，通过对男女的不同表现特征，来寻找文中的颓废意识。

如果说奶奶和潘妈是畸形颓然至死亡的意识代表，那么戈香莲就是性魅力魔幻外衣下的颓废傀儡，将颓废意识展示的淋漓尽致。她是从接受畸变慢慢演变成以此为立身之术，最终一步步失去了女性本该有的精神自觉，小脚女人自以为的特殊魅力将她推入了精神颓废的废墟里直至死亡。文本描写她对于这种魅力的接受过程正好印证了她精神颓变的过程：“我不裹脚，不裹、不裹哪！”到“裹吧，再使劲也成，我就要那样的。”这首先是态度的转变，精神一点点迈向了腐朽。当戈香莲凭借一双小脚嫁入佟府后，态度的转变已经演变成行为上的践行，这种践行的目的就是展现小脚的性魅力。在结婚当天，香莲向参加佟家婚礼的人展示了自己一双小脚的魅力，在后来的第一次赛脚时，香莲已经有意识的在培养这双小脚的性魅力了，心里暗暗较劲，想要凭自己这双小脚震震他们。然而，即便香莲凭着赛脚的胜利奠定了自己在男人眼中的地位，但也改变不了她最后的命运，那就是在自己走入畸变的腐朽后颓然而去。 戈香莲与奶奶、潘妈的命运一样，都是陨落在颓废中的“畸形”女性，这正说明了文本中强烈的颓废意识。

如果之上是女人的颓废，这里的男人也一样的散发着颓废气息。而最能照映出的典型就是赛脚会上那一群有着莲癖的看客们。他们的谈资、爱好、眼光、行为无不透露出比腐朽畸形更要颓废的迷醉之感。每个人都看似健康正常，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患有“精神疾病”。第八回的题目就是“如诗如画，如歌如梦，如烟如酒”不禁让人浮现出奢靡混乱的场景与梦幻般的沉迷，这就是对这群拜倒在小脚的性诱惑下莲癖们的最恰当的颓废之感的概括。这些其实只是冰山一角，高潮更在后面。当众人们开始玩起“采莲船”的时候，才真是倾尽了所有颓废姿态。当莲癖们开始以鞋杯喝酒的时候，在极尽令人惊讶的举止中，颓废已经不言自明了。这种带有被诱惑性的行为，足足已经让人们失去真实自我开始放纵对这种诱惑的贪婪追求之上，让人“叹为观止”。

二，男性的偷窥欲望

文本中男男女女都纠结到一个中心：小脚——既畸变又颓废的符号，上一部分，从探究一些亡于小脚的女人的命运来窥探其中致命的颓废意识。这一部分，我从男性的窥探眼光角度来分析在这样的偷窥欲望掩饰下的男性颓废情感。对于男性的颓废迷失，主要阐释文中男性对文中女性小脚唯美幻想的偷窥。

（一）疯癫之中不灭的偷窥欲望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处于病态，他的精神也会受到影响，但文中却有一个神智不清疯疯癫癫的人脑子却清醒的印着小脚意识的男人。这个人就是佟忍安的大儿子佟绍荣，是个傻子，但恰恰以这样一个身份写出了既病又颓的人格。结婚当天，他“团花抱褂，帽翅歪着，手攥着她那块盖脸的红布，肥嘴巴一扭说‘我要瞧你小脚！’”，然后“大少爷早把她一个滚儿推在床上，硬扒去些，扯掉脚布，抓着小脚大呼大叫笑个不停，像摆弄小猫小鸡一样摆弄着”，[1]我们可以看到他清晰的小脚意识，即对小脚迫不及待的偷窥欲望。这种欲望中不仅窥见了小脚，也让我们从中窥探到了佟绍荣这样癫疯之人的令人无奈的颓废，这种窥探欲望也最终在窥探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性命。在第一回合的赛脚戈香莲败下阵来后，佟绍荣知道后闯回家中，发狠要宰了戈香莲，也不要这双臭脚丫子了，然后对香莲实行暴力，最后奇异的死亡了。他对香莲的爱只是因为一双小脚，他在文本中因一双脚来，也因一双脚去，只是通过他的一双眼看到了没有真爱附丽，有的仅仅只是对脚的畸变的爱情。他的死体现了畸变充入人脑带来的颓废，这种颓废让人乐在其中，也丧生其中。

（二）健康身体下的变态窥视

如果佟绍荣还算半个颓废之人的话，那么他的爸爸佟忍安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人最后走入颓废荒芜的代表。佟忍安的窥视欲望要比佟绍荣更厉害，不仅限于形，更重于神，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他对小脚的痴迷，对这种窥视的享受在他对戈香莲的暧昧态度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败坏伦理的窥视写尽了窥视欲望下的颓废意识。文中对他初见香莲小脚的描写非常生动：“却见老爷并没瞧她脸，而是死盯着自己一双小脚，眼神发粘，好赛粘在自己脚上，她愈发慌得不知把脚往哪儿摆。佟忍安抬起眼时，眼珠赛鎏了金，直冒贼光，跟见鬼差不多。”[1]将窥视写的明目张胆，而戈香莲进了佟家的门后，这种窥视发展为身体行为的把玩。先是弄坏香莲的窗纸，这两三个洞不像是手指抠的，用舌头舔的体现了佟忍安按耐不住的情绪，这是他窥视的事实证据。接着佟忍安更超出伦理的对戈香莲做出了畸变的欲望诱惑：“先是两手各使一指头，竖按着她小脚趾，还有一指头勾住后脚跟儿。其余手指就在脚掌心上轻轻揉擦，可不痒痒，反倒说不出的舒服。”[1]佟忍安的男性窥视欲望由形到神，由窥到尝，充满了逾越伦理道德界限的腐朽与颓废。

三，审丑立场的迷失

如果上两部分作者还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身处文本之外，能清醒客观的描写故事的发展，此部分随着作者对小脚的描写、故事的挖掘逐步深入的时候，作者明确的写作立场已经开始有所动摇。深入分析文本，作者已经一脚踩进自己的文本世界里了。

奇美的现象：文中赛脚的部分是高潮，审丑的批判已经被奇美所取代。赛脚是文本以重笔墨为之的最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颓废已经不像前一部分那么明显，但正是这种隐含的描写方法才将要表达的内容更加深刻。作者用了大量笔墨细致、专心的描写比赛之中每双小脚，活灵活现，美不胜收，让读者也为之倾倒。可是，冷静下来，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么奇美的人间物象的命运是什么？这么奇美的场面于现实又是什么意义？奇美下掩藏了什么？ 我认为此时作者的审丑批判立场已经在自我的叙述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就如薛雯在《颓废主义文学研究》中所说：“身体不只是作为研究对象或描述对象的时候，即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主题的时候，道德、理性就退出了争夺身体的角逐，颓废主义者的身体体验显示的就是道德、理性退却后的感性胜利，并形成只用‘感官’说话的独语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完成对身体的清晰的、有深度的、带着它的不羁特征的描述。”[2]而作者在文本中显示了某种沉醉、迷失的颓唐情绪，并且自己毫无察觉。对于小脚本身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会儿她正打屋里出来，迈步也完全不同往常，绣花罗裙，就赛打地面上飘过，脚尖在裙子下边，忽然露出忽然不见，逗人眼馋。”“舞来舞去的小红鞋，看不准看不清却看得出小、尖、巧、灵，每只脚里好赛有个魂儿。”[1]

如同潘光旦先生所言“从这个立场看,中国以前缠足的风气,就其极端的例子而言,可以牵涉到两三种性的歧变:就缠的人说,是施虐恋;就被缠的人说,是受虐恋;就爱玩小脚的男子来说,是足恋或履恋。”[3]这本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透过小脚写出被裹的畸形的文化，透过小脚写出畸变的性爱符号，透过小脚，站在审丑的立场对其进行控诉。可是，这种审丑的最初目的，却在小脚奇美的现象里发生了位移。这奇美的“现象”是扭曲的，这种取代代表了立场的迷失，并且是向带有颓废意识的沉醉、幻象的迷失。小脚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美丽而设置的，它不仅是美丽的、诱人的，更是致命的、无法逃脱的，可是作者好像最终陷入了其美丽与诱人的里面，忽视了它致命的毒性。这种立场的位移与偏离，正是作者创作中以一个看客的身份的迷失于颓废。也就是说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情性”和“自我束缚”的反思，却常常难以抗拒的消失在这些“丑态”和“陋习”的沉迷之中。表现为作者身处文本之外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对文中唯美幻象的迷失。

对于《三寸金莲》这部作品，此文放弃从批判传统文化等热门角度去评判，选取一个特殊的角度：从畸变腐朽中探寻其颓废意识，在对文本的再阅读中有了一些新的发现。颓废意识可以是审美的，不过这种审美意识既可以从美的叙述中体现出来，也可以可以从畸形、变态、鄙陋中滋生出来。《三寸金莲》就是从兼顾两方面表现的。从小脚的本身的畸形变态的审丑以及从男人眼中的极美来展示。在对二者的叙述中挖掘出深藏的颓废意识。不仅如此，还跳出文本，看到作者创作时的立场偏离也是一个重要发现。所以最后得出，颓废于《三寸金莲》也是深层文本中存在的一种精神意识。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三寸金莲》，新星出版社，2005年9月

【2】薛雯：《颓废主义文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P171

【3】霭理士：《性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p275

【4】姚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陈家桢：《三寸金莲中隐含着的畸变心态--兼谈西门庆的足(鞋)恋倾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2月，第6卷第1期

【6】尹志红、陶辉：《论男性视阈下的女性的审美价值取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艺术百家， 2012 年 第 8 期

【7】 夏康达：《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读三寸金莲》，《当代文学作家评论》，1986年